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世纪追踪野人/戴铭,杜永林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8

ISBN 7-80099-391-4

I. 跨… II. ①戴… ②杜… III. ①自然科学-普及读物
②自然科学,野人-考察-中国 IV. 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362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北京东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5 插页:4

字数:94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2.80 元

前 言

当今世界有四大未解之谜，即：“野人”、尼斯湖怪、飞碟、百慕大三角。

在世界上，几个国家都有“野人”的传闻。在美国，称“野人”为“沙斯夸支”，俗称“大脚怪”；在印度、尼泊尔，称“野人”为“雪人”；在中亚和蒙古，把“野人”叫“阿尔玛斯”；在西伯利亚，则叫“丘丘纳”；在非洲，把“野人”称“X人”。

在中国，“野人”流传已有几千年。地区分布较广，不仅秦

岭、大巴山一带有，西藏、新疆、云南有传闻，湖南、广西等省（区）也有谈论野人的。

远在 3000 多年前的西周初年，我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就提到过红毛“野人”，向周成王进贡。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战国时楚国伟大诗人屈原所著诗《九歌·山鬼》都有这方面记载。在汉代的《尔雅·释兽》篇中，有如下记载：“狒狒如人，披发迅走，食人。”清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王严恭纂修《郧阳府志》丛记卷八粹录《房志稿》：房山在城南四十里，高险幽远，四面石洞如房，多毛人，修丈余，遍体生毛，时出山啖人鸡犬，拒者必遭攫搏，以炮枪击之，铅子落地，不能伤。

神农架“野人”是人类见到“野人”活动最多的地区，在古代传说中也已有几千年。目前，神农架野人目击者已近 400 人，国家组织过多次有规模的考察。考察的区域比较广、时间比较长。已获得的资料表明确有这么一种“人形动物”在这一带原始森林大山中游荡。

湖北省神农架地区政府极为重视有关“野人”的活动及考察情况，前后派多人专门负责此事。因有关“野人”的资料有限，且极为宝贵，此书特将原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曾担任过神农架“野人”考察研究会会长的杜永林老先生搜集并自撰的大量资料，及现任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戴铭先生自撰的纪实性材料一并收集奉献给广大读者，他们都是本着对神农架历史及发展负责的积极态度认真撰写的。

走进“野人”漩涡

戴 铭

楔 子

儿时的我一定是十分调皮的，所以每当夜晚我闹嚷得母亲莫可奈何的时候，总会用：“‘野人嘎嘎’（秭归土语：姥姥）来了”让我安静下来。她所描述的“野人嘎嘎”是浑身长毛，披头散发，好喝人血的怪物。“野人嘎嘎”抓到人时，就用两只毛手抓住人的手臂，然后狂笑，笑到晕过去，醒来时就开始喝血吃肉。所以人们见到“野人嘎嘎”时要把手臂上套上竹筒，等“野人嘎嘎”笑晕过去后，赶快从竹筒中抽出手来逃之夭夭。我问母亲：

“怎么不把它打死算了。”母亲骇怪地说：“千万打不得哩！‘野人嘎嘎’刀枪不入。”长大了上学，天麻麻亮就要孤身从堆满因日本人丢炸弹而沉没的“民熙”轮的死难尸骨的白骨塔旁走过，环境的阴森，常常使我联想到“野人嘎嘎”的恐怖形象。有时候我也把母亲的恐吓办法对我调皮的妹妹如法炮制，居然也往往收到良好效果。我也居然为我总算没有遇上那可怕的“野人嘎嘎”感到庆幸。

高中毕业后，到了神农架。工程队里的生活，总是伴随着隆隆的开山炮声和哒哒的伐木油锯声。也许是工作的劳累或者是大家都认为“野人”是无稽之谈，大伙儿也极少谈论这种说不清的东西。倒是在一些偶尔得到的杂志上看到地质队员们在雪山上遇到“雪人”和在秦岭遭遇“野人”的故事。这些地方距我们太遥远了，也没有引起我们什么兴趣。

到了1976年，我已调到神农架林区石油公司工作，才听说林区的几位领导在椿树垭碰上了“野人”，接着又见到了一些到神农架进行“野人”考察的人们，也看了考察队放的纪录片。但总觉得与己无关，也从没有去思考这所谓的“野人”问题。我总觉得“野人嘎嘎”的传说是吓唬小孩子的玩艺儿，也说不准到底有没有这种东西存在。工薪阶层靠工作，拿工资吃饭，也操不了这份儿心。倒也没有关心的必要。就是我到商业局工作时，上海的一个“野人”考察队员李孜到局里找我批白糖条子时，我也只是对他那蓬乱的长发、褴褛的衣服、露出脚趾头的解放鞋、疲惫的精神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学者风度表示了极大的尊重，却竟然没有问一问关于他们“野考”事业的任何问题。

可是，一件突发的事件，由于我的工作性质问题而被卷进了“野人”的漩涡，并且成了一个坚定的“有野”论者。

九三“野人”事件

1993年9月5日晨，一阵叮玲玲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梦境。

“你快到我办公室来！”不容置疑的语气，我一听就是林区党委书记郑清胜。

我匆匆洗漱了就往党委办公室跑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问题。

郑书记正在办公室里踱步，一看到跨进门的我，就盯住我嚷：“你昨天跑到哪里去了？”

“一个朋友结婚，我去参加婚礼了！”

“难怪到处找不到你哩！桥梁厂的人碰到‘野人’了。你赶快去查一查。”

郑书记看到我木愣愣的样子，乐了。“我是昨天晚上听说的，外地人在神农架遇到‘野人’可是件大事儿呐。”

原来是9月4日下午郑书记和林区政府副区长张元启一同在宾馆陪省里来的人时，在饭桌上谈到了“野人”，张元启说：“神农架真的有‘野人’，昨天谷城801厂的十个人就在公路上碰到了三个‘野人’。”郑清胜书记一听，就觉得这是个大事件，于是就吩咐秘书赶快找我这个宣传部长，好尽快查清这件事。

我回到办公室，马上找来宣传科科长王遇麟和林区群艺馆的尹笋君，尹笋君是神农架“野考协会”的成员。让他们到宾馆去查一下。

过了两个小时，他们带回来了一份住宿登记名单，但是目击者们已在9月4日上午离开神农架回谷城去了。他们的单位是

“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桥梁厂”（简称 801 厂），厂址在湖北谷城县。

有地址有单位就好办，于是我派王遇麟和尹笋君赶去谷城，把整个事情弄清楚。

他们 9 月 6 日去谷城，9 月 8 日回到神农架汇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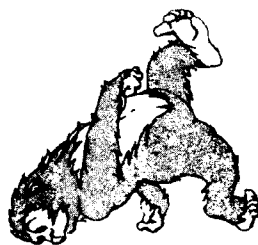
铁道部大桥研究所的三位高级工程师钟美秦女士和关礼杰、王俊发先生到 801 厂工作，工作结束后，都想到神农架来看看，因为神农架名声响，距谷城又近。于是他们在副厂长王发先、厂计量室主任赵玉兰、厂安质科科长方鸣皋、厂办主任周林的陪同下，乘一辆日本“三菱”面包车于 9 月 2 日开进了神农架，下榻于神农架宾馆。开车的两位司机是黄先亮和欧镜生，随行的还有厂里请来帮忙摄影照像的汪光钧先生，他是谷城县广播局的副局长。

9 月 3 日上午，他们一行十人从神农架宾馆出发，进入神农架腹地，先后参观了燕子垭、红坪画廊，风景垭、板壁岩、瞭望塔等景点。一天的颠簸，再加上走山路，弄得十分疲惫。返程时，除了开车的司机，一个个都昏昏欲睡。再也没有什么要干的了，摄像机、照相机也都装进了箱包，刀枪入库了。

下午 6 时 20 分左右，车过燕子垭，西去的太阳快搁上山梁了。过了垭口就是一段约 5 公里的下坡，司机黄先亮灭了马达，凭着面包车的惯性滑行。当车滑行到 209 国道 1548 号里程碑加 200 公尺处，有一个大急拐弯，车一拐过弯，黄先亮猛然发现车前 20 多米的的地方有三个长有一身黑红色毛发的怪物正佝偻着腰，低着头并排向车来的方向走着。听到声响，走在中间的矮胖者抬头一望，慌忙把走在它右侧的高瘦者一掀，嘴里发出一声尖叫，三个家伙转身飞也似地向公路旁坡下的密林里窜去。

“野人！”车中不知道是谁惊叫起来，“有野人，快停车！”

黄先亮赶紧刹车，车滑行十多米，终于停了下来，车停的地方距方才三个怪物转身逃跑的地方还不到 5 米。人们争先恐后地



作者戴铭与贾兰坡院士合影

从车子里钻出来，最先下车的人还可以依稀看到怪物们双手用力扒拨树枝、藤蔓的背影，后下车的人就只能听到密林中开锅似的噼哩啪啦的树枝折断声了。

短暂的时间里，三个怪物已经跑得踪影全无。这时人们才猛然想起，怎么没想到照像或摄像呢！其实即使想到了，事出突然，仓促间拿了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十个人怀着极度亢奋而又十分遗憾的心情在公路上逗留良久，望着越来越黝暗的密林议论纷纷。接下来他们又在公路上寻找标识物，司机对里程碑有着特殊的敏感，黄先亮记住了标有190字样的青石里程碑。

太阳落山了，掩在密林中的公路暗了下来。人们已是饥肠辘辘，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登车返回神农架宾馆。

晚上吃饭时，大家七嘴八舌地向陪他们的神农架林区政府副区长张元启激动地讲述他们在公路上看见三个“野人”的故事。人家外地人的亲眼目睹，张区长也不得不相信确有其事，于是在第二天就把这事告诉了郑清胜书记。于是就有了我派人去谷城调查的结果。

待王遇麟、尹笋君赶到801厂时，三位北京来的高级工程师已经回北京，谷城广播局的汪光钧去武汉出差。所幸的是801厂的9个人都在，他们热情接待，还专门开了一个座谈会。

据目击者，特别是看得最清楚的黄先亮对“野人”的描述，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

1. 三个“野人”都是直立行走，没有尾巴，腰全都佝偻弯曲。在奔跑时也是直立姿势，两脚交替移动跟人奔跑一样。
2. 黄先亮乍一看到“野人”在公路上行走时，那个高瘦的手里攥着青色的果子。
3. 在密林中奔跑时，三个“野人”都是用两臂推扒障碍物。
4. 三个“野人”全身都是黑红色的毛，头发长披至肩。
5. 黄先亮坐在司机座上，用他的目测，估计那个高瘦的约

有一米七、八，两个矮胖的差不多高，也有一米五、六。

6. 面部特征似人，脸上好像有毛，额头宽而且高，脸型上宽下窄，吻部突出，眼睛溜圆比人眼大。尹笋君拿出一些有关图册资料请黄先亮比较，他们一致认为所看到的“野人”头型像“南方古猿复原头像”，并说它们行走姿势与“非洲种南猿”姿态相似。

7. 它们的手臂比人的手臂长，但并没有长过膝盖。

他们一再说绝不是猩猩，更不是熊，他们在动物园里见过这两种动物，不会认错。

为了慎重起见，表示他们介绍的情况绝对真实，由801厂宣传部徐超和王遇麟、尹笋君联合署名写了《10名专家在神农架的奇遇——黑红毛“野人”又出现了》的通讯文章，还郑重地在文章后签署了“情况属实”字样，并盖上了801厂宣传部的大印。

后来，北京的王方辰先生造访了钟美秦女士，她也证实说：有几只；其中一只臀部有一大块白毛，十分显眼；没有尾巴；直着身子跑的；浑身有毛。9月3日那天，钟美秦是坐在车前面黄先亮旁边的，看得清楚。她的话是可信的。

现场核查“野人”踪迹

王遇麟和尹笋君从谷城801厂回到林区后，向我做了详细汇报。但在他们的汇报中，有三点让我产生了疑惑。

一是司机黄先亮说现场有一青石里程碑，上面有190字样。而燕子垭这段公路为209国道，是从内蒙古到广西的国道，燕子垭这段应为1546至1551之间。那么这个190里程碑是不是存

在？

二是黄先亮和钟美秦高级工程师都说看见其中一个“野人”手中拿有青果子。燕子垭海拔 2500 米左右，大果实的野果树完全没有，只有藤本的弥猴桃、五味子、八月炸，灌木的山楂、猫儿屎，木本的松籽等可食用的小个或线串状的果实。如果他们沒有看错，那青色的果实是什么东西呢？

三是黄先亮有一段描述：“当‘野人’从石堆上踏过时，像人学了轻功似的，石块都不动。”自燕子垭道班以下是茂密的再生林，因为这一带原来是森林，虽然被砍伐过，但地上尽是厚厚的腐殖土层，夹杂很少石块，石堆又从哪里来的呢？

带着这些疑问，9 月 12 日上午，我带着王遇麟、尹笋君和司机刘凯，驾一辆帆布篷北京吉普车赶到目击现场，进行实地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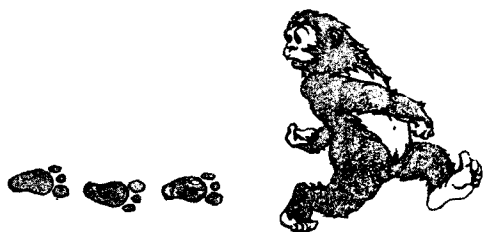
我们在 209 国道 1548 里程碑以西 200 米处，真的找到了那块青石打凿的刻有 190 字样的里程碑。后经公路段的人核实，这块里程碑是这条公路还没有定为 209 国道前，竖立的从十堰市到兴山县的记碑。209 国道新树里程碑时它没有被毁弃，残存在这里。没想到竟成了黄先亮标定巧遇“野人”地点的重要标志物。

找到了这块石碑，我们顿时信心大增，我们由此碑沿公路西行约 20 米左右，有一涵洞，涵洞旁公路边有上端折断了的水泥制交通拐弯标识牌。此处距公路上端的拐弯处约 20 余米，与目击者讲述吻合，这里就应该是“野人”向公路下密林逃逸的地方。在涵洞出口到路下密林间，有一大堆长满青苔的石块，看来是筑路工人垒砌这个涵洞时多余下的石块。石块确实没有翻动的痕迹。按黄先亮的记述，“野人”是从这堆石块上飞快地蹚过的。我们仔细地辨认，遗憾的是石块上满是厚若绒毡的嫩绿青苔，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柔柔的闪光。我们在石堆旁徘徊搜索良久，没有一点收获，只好无目的的向密林中搜索前进了。

野人



“野人”偷吃当地居民的苞谷。



石堆下方是一大片密匝匝的针阔叶混交林带。乔木、灌木、藤蔓、箭竹、茂草纵横交织，地上倒伏着许多枯木，散落着许多枯枝。高大的树木底部甚至树身上也都蔓生了青苔，树和树之间藤蔓缠绕。虽然树林中有一些过去伐木留下的粗大树桩，但成林的次生树形成的环境仍然属于典型的原始生态林地。地表腐殖层极厚，脚踏在上面，软乎乎地一踏一个深坑，抬起脚来，却又几乎恢复了原样。林间能见度低，虽是骄阳当午时分，林中仍显得阴暗。树叶浓密，荆棘遍布。在进密林没有多远的地方，我们看见地上有几挂散落的青色五味子，当时却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沿着似动物蹿过的痕迹搜索，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毫无收获，从盘山公路的回头线上弯道一直搜索到下弯道，眼前一亮，原来我们已到了下回头线的公路边坡上了。我们只好攀爬着下了陡峻的边坡上了公路。休息了一会，我们仍不死心，抱着一线希望沿着公路边坡向公路上搜索。我们分析：慌不择路的“野人”们可能会穿过上面的林子，跳下边坡，窜进公路下方那更大的一片密林中去。

当我们走到 1547 号里程碑前约 30 米处的一个小涵洞，刘凯突然发现边坡下端的一堆坍塌土堆上有一个很深的脚后跟痕迹，里沿深约 20 公分，好像一个人从上方跳落下来留下的印迹。沿着脚印的方向向上望去，三米多高的坡沿上有一大块新鲜的泥土崩塌痕迹，泥土中还有一块坍下来的脸盆大小长方青石块。在坍塌的坡沿处，有两根拇指粗的小树被折断，根部有不规则的断口，折断的小树由于藤蔓绕缠着，随着藤蔓丛在半空中飘摇。

我顿时精神大振，和王遇麟、尹笋君、刘凯相继从坍塌的地方旁边帮着攀上陡峭的公路边坡。在坍塌处上端，被撞断的小树桩后面，赫然发现了两个十分清晰的大脚印，两个脚印分左右横跨立，间隔约 50 厘米，似是从此跳下时犹豫了一下形成的，每个脚印 38.5 厘米，前宽后窄，前掌宽约 12 厘米，后掌宽约 8

厘米，其形状与我在“野人”展览室看到的刘民壮、李建等人在枪刀山、板壁岩灌制的石膏脚印模型完全一样。

从这两个脚印开始向上寻找，在距此脚印约 1.5 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个左脚印，在这个脚印右前方约 1.2 米处又找到了一个右脚印。这样寻找，十分容易，按迹搜寻，一左一右，一共找到了一百多个深浅不一的大脚印，其中步幅最大的一步将近 2.8 米。根据对地面压迫的脚印深度估计，这个“野人”的重量不会低于 100 公斤，此处林地的坡度超过 30 度，从上往下奔行，着力不一，因此脚印有深有浅。沿脚印上寻，越往上走，脚印就越模糊，这是因为修公路时，新土推下公路，以致新生成的腐殖层远比林中薄的缘故，隐约的脚印线的终点，恰好是上弯道涵洞前那堆长满青苔的石头，此时我们才明白从开头我们就找错了方向。

在离那堆石头约 10 米左右的林地上，我们发现了一堆零乱青色五味子，像是被人任意抛落在地似的，我们将它们归拢起来有一大捧。人是不会摘食没有成熟的五味子的，成熟的五味子呈亮红色，酸甜爽口，小孩子最爱吃，而鸟也不会弃落如此之多。这些五味子全是一串一串被采摘下来的，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这片林子里，近处并没有五味子树，说明这些五味子是从别处采摘后带到这里来的。把这一串一串的没有成熟的青色五味子攥在手中，从远处望去，的确像一个大青果，这就印证了黄先亮说的“其中一个拿着青果子”，同时也证实我们发现的这一串脚印是那个瘦高“野人”留下的。

脚印的周围尽是折断的小树、竹枝和藤蔓，脚印上尽是踏碎的枯枝。有的小树和棘条有三四厘米粗细，也被轻易地一折两段，碴口新鲜而不规则，可见这“野人”力气之大，奔跑时势能之强，难怪 801 厂的先生女士们只听见林中噼哩啪啦跟开了锅似的声音。

另外两个“野人”从什么地方跑的呢？我们发现了两行似动

野人



上图：曾文秀老大娘在汪家沟目击
“野人”现场向王玉林、尹笋君介
绍当时情况

下图：王玉林、尹本顺向曾文秀老大
娘进行“野人”调查

